

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

● 老鼠與鼠鬚筆

在朦朧的月光下，依稀可以看見模糊的山路，父親放置滿山的鐵斬，像是一隻隻開口的鱷魚，泅泳在波瀾壯闊的林海之間。

若說它是一個陷阱也好，說它是一把獵刀也行。就以捕捉山鼠的器具來論，陷阱如同釣鉤，又酷似魚網，那是討海人生財必備的器具。若是以獵刀而言，刺殺開腔的手法，父親又應該是一個獵者。不過，嚴格說來，父親真正的身份是農人，白天下田，夜間補捉山鼠，他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讓寒酸的餐桌上，多一道可口的佳餚。

初被鐵斬銜住的山鼠，在急切的唧唧叫聲中張大雙眼，身體漸次萎軟，嘴角上的鬚鬚卻仍蒼勁適健，一柔一剛在視覺中展現了明顯的對比。父親拿著手電筒探照，鼠尾如筆，沾著天外浩大如墨的夜色。父親看見牠的尾巴，上下左右的抽動著，如同書家在暗中，捻燈，然後振筆揮毫。

山鼠似乎在奄奄一息中，告訴父親書寫的欲望。

其實父親是痛恨老鼠的。早年種稻的時候，牠們盜食糧倉；耕事勞累的夜晚，牠們擾人清夢；家傳的族譜，也受盡鼠輩咬文嚼字之苦。父親曾親臨鼠穴，以煙薰水灌之法，逮住那些老鼠，以家中的客廳充作判堂，將其定罪，當場處以磔刑。父親忌鼠，似乎已到達勢不兩立的田地。

阿爸萬萬沒想到，在田畝休耕的這些年，他被阿聰伯請去鎮上當起製筆師父，

原以為從此可以和鼠輩們劃清界線，孰料書家們竟復古流行寫鼠鬚筆的風潮，父親拿起鐵刷，梳整鼠鬚製筆，像極了為他曾經殺過的鼠輩整肅遺容。平躺整齊的鼠鬚，有一股安詳的氛圍。在夜裡，父親在檯燈下，低頭、專注、恭敬不語。

父親像是鄭重其事在完成老鼠書寫的遺志。

我曾經在道觀翻閱勸世鸞書，依天降鸞書所示，一生中以殺豬為生的屠夫，其終將為豬豕之奴；一生不殺一隻螞蟻者，其後將成為螞蟻的主人。對於這種鸞書的說法，我至覺荒唐，豬豕之流，再怎麼說

也輪不到牠們來主宰人類；螻蟻之輩，又如何會對人們的使喚言聽計從呢？

但當我第一次看到屠夫殺豬的同時，待死的豬隻，早已驚惶得屎尿盡出，掙扎翻滾沾上滿身的糞便，屠夫在刀刺咽喉之後，以手用力的清洗，讓豬身潔淨以利市鬻。我感覺得出，豬隻安詳的睡著，屠夫完成了牠的願望，讓牠擺脫了一生拉遶的夢想。而螞蟻呢？我則曾經聽過一則故事，一個窮書生赴京大考，一夜醒來，書桌前置放的饅頭為一群螞蟻食盡，書生未怒而殺絕，挨餓應試。未料，書生粗心大意，筆試中將「日」字書成爲「口」，繳卷時方才發覺，但卻爲時已晚，懊惱不已。放榜後，書生仍高中金榜，多年後他官拜尙書，將當年應試考卷調閱，赫然發現一隻螞蟻不偏不倚的橫躺在那個寫錯的「口」中，雖已成爲乾屍，但仍然清晰可辨。

此固爲耳食之談，然我們卻也不時的聽聞，諸如忠狗效主的具體事證。依此觀之，鸞書所示確有其理。而父親便註定要和屠夫一樣，當起了山鼠的奴隸，一步步遂行老鼠書寫的遺志、揮毫的願望。

他無法和窮書生一樣，做上動物的主人。

鼠鬚筆極富彈性，腰力十足，寫起行草有如走馬龍蛇。父親自豪的，莫過於是他的鼠鬚筆，賣給桃園一位立志要當書法家，別號葉居的無名小輩，那年他以鼠鬚筆寫下一張全開的草書中堂，獲得當年全省美展的銀牌獎，在頒獎典禮上，葉居誠摯恭敬的感謝鼠輩爲他戴上的桂冠，從此，他的作品水漲船高。

父親始料未及，他恨之入骨的老鼠，死後竟再藉由他的雙手名滿天下；而老鼠，牠做夢也未料著，一生嚙盡詩書字，死後竟是散作龍蛇落紙中，昔日穿墉的卑微，對照今日的佳譽，功？過？究竟誰能評斷呢！

夜裡，父親認真做筆，老鼠的鬚鬚藉由書家之手在燈下臨池濡墨，點畫龍蛇。

父親和老鼠，多多少少也算是彌補了他們生前的罪過。

● 山羊與羊毫

五十歲的父親弓身，拿著鬃刷和尖鑽，案前得臉盆水晃盪著他臉上的皺紋。我早已習慣羊毛腥羶的味道，特別是在夏天，工作室跑了滿間的羊，父親汗流浹背的追趕著。若真是牧羊也罷！他坐在那長板凳上，經常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埋頭苦幹的父親，在夜裡將額前的燈炮，用眼神擴張成太陽。

我清楚記得，太陽光下，幾隻山羊就在田中悠閑的覓食。父親養羊，以為羊溫馴可愛，動作嬌柔。但事實卻不盡然，常人只是見樹不見林，只重外表卻不重內涵，以貌取人，做了錯誤的判斷，在一隻羊的身上表露無遺。羊的外表，確是長滿了柔順的毛，但是皮毛的柔順，並不能代表羊的溫柔。其實羊身手矯健，內裡暗藏攻擊的特質。在草原上、在田野間，尖尖的羊角挺著幾分霸氣。

端午節的下午，剛吃完阿行他媽媽包的肉粽，平日不修邊幅的阿行，嘴角仍留著香淳的油汁，臉頰被父親燒過的稻草灰燼塗得烏漆漆的，像極了打臉掛鬚的大盜。我們分取竹棍為劍，在經過一陣慘烈的殺伐後，羊咩咩沿著田埂魚貫走過。阿行將黑衣脫下，以雙袖綁在自己的頸項，仿若是西域黑衣俠，冷不勝防的，轉身。一躍。跨上羊咩咩的身上，實現了他童年大漠英雄的夢想。只見那隻胖咩咩，驚惶的跑了幾部步，然後，然後，不支倒地。阿行不但沒有跌倒，將其棄之不顧，繼續往竹林的方向揚長而去，情境逼真，令人歎為觀止，剎時，田野吹起了一陣英雄的威風。而我，當然也不能示弱，對準黑咩咩，慢跑。快衝。起跳。結果，黑羊生氣了！後腳一頓，接著凌空躍起，我滑向牠的前身，一時昏頭轉向，黑碌碌的分不清楚，是我撞羊的犄角，還是羊用犄角撞著了我，摔在田中，斷了一根肋骨。犄角利如短劍，劍出人亡。我是一個將死的劍客，躺在田中，深秋落葉繽紛，天上雲飄雲過，不禁讓人感歎江湖險惡。

父親不分青紅皂白，當夜將黑咩咩海扁一頓，並疾言厲色的告訴他：

有一日，涯愛食你介肉，喝你介血，佬你介毛剃來做毛筆，用你的角當筆管，畀（給）涯阿弟寫大字。

真沒想到，父親一語成讖。怎料二十年後，他坐在工作台上，以

鐵梳掌將羊毛用力拍齊，並將要做筆鋒的一端搥得極扁，將扁平的筆毫捲成圓錐狀，捆緊。後把筆頭放進羊角所製的筆管內，再以成品連接竹製的筆管。

就這樣，連起了竹棍，也連接起了我的童年。

羊毛柔軟，濡墨後全無彈性，初習書者若以羊毫筆練字，必定會投筆從戎。我由於幼年生聚教訓，諳熟羊的個性，寫起羊毫自是得心應手。為避免咩咩再次使性子，不隨人的意志強力操縱，我以羊外表的柔順，手腕輕鬆、靈動，順著鋒毫行筆，節奏以羊吃草的速度。轉彎轉角，學田野的一隻蜻蜓，飛飛停停。寫出來的書法竟出人意表，線條老辣、險絕，延展中潛蘊著攻擊的特質。

這不就是一隻羊嗎？

之後，我臨羲之的蘭亭，東坡的寒食，以羊的外表寫進羊的內裡。寫牠的形，寫牠的肉，也寫牠的骨。我發現自己在習書二十年後，悟出了一套自然法則。仇人山羊搖身成為我的導師，我早該從當年的落敗中頓悟，牠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人。

而父親呢，他反復以鐵梳掌，對著羊咩咩又拍又打，將毛料搥扁，這樣類似鞭屍的手法，再一次次的替我復仇，狠很的教訓一頓曾經對我放肆的山羊。

似乎，他的恨意仍然未消。

● 胎毛與狀元筆

父親的名片，印著胎毛筆專家的字樣，上面有一個嬰兒的照片，被父親剃了光頭。依照我坐在案前練習寫書法的角度看來，近視嚴重的父親拿著剃刀，急欲爭扎擺脫的，不只是生平第一次理髮嬰兒，也包括了父親。

父親不喜歡做毛筆，但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屈身在這僅容旋馬的工作房；小時候，我不喜歡寫書法，卻肩負著文盲父親的希望。我們好比是一對相撲的選手，不能踏上擂台，卻硬是被人請上舞台，要我

們跳一曲巴蕾天鵝湖，討了別人的歡心，然而，這樣的舞台卻異常沉重。長年以來，我被迫鎮日以墨汁相膩，而父親，他則必須終年以各式的毛料為伍。

毛筆易做，但是毛料的取得則較為困難。羊毛還好，若是山兔、野狼、香狸之類，產量則少。現代科技進步，化學塑膠毛料充斥於市，更有自來水毛筆風行，讓傳統的書風日形式微，便捷的書寫工具，更讓講究研墨的書法課程，徒留形式聊復爾耳！。於是，父親也開始譁眾取寵做起了人鬚筆、雞毛筆、豬鬃筆，稻草心筆。在我看來，這些筆紀念的價值大於實質的功用。不過，若真以紀念價值而言，莫過於是胎毛製成的狀元筆了。

父親不是剃頭師父，他拿剃刀理頭的姿勢，如同在田埂上割草。從前家裡養牛的時候，父親挑回牛食的青草，經長連根帶泥。嬰兒哇哇大哭，父親手勢笨拙。我在遠處不敢靠旁觀看，身怕父親連髮帶皮一刀剃下。每當有人抱著嬰兒上門要做狀元筆，真叫人為那無辜的小孩心裡打起咯騰。

我驚奇的發現，幾乎所有上門接受父親剃頭製筆的小孩，莫有不放聲大哭者。一般認為，這係因對理髮師父的陌生，或是初次理髮產生的恐懼所致。我則有不同的觀點，父親汗如雨下，小孩淚眼婆娑。張嘴哭哭、閉嘴哼哼、張嘴閉嘴哭哭哼哼。開口哇哇、閉口哼哼、開口閉口哇哇哼哼。小孩雖不懂得言語，但似乎已在訴說心中無盡的話，悠悠長長。

中國人因受孔子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的觀念，透過胎毛筆的製做，保留了母體傳承難得的胎兒髮絲，確有其非凡特殊的意義。然觀筆之為用，莫過於是用來述事或記事，它的出現讓人際交流的基本形式產生革命的變化。試想，透過筆紙，人們便可思飄萬里。當你以筆傾訴，心中就浮現了傾聽的對象，不管對方是古人或是來者，在千里之外，或是隔海異鄉，筆寫心聲，有時候反而比在眼前更為清晰、親切。文字經過推敲，更能深入對方的心靈，久駐人心。而胎毛，長在人的頭頂，佔在某一個角度而言，它是思想發出的嫩芽，經由筆的製做，讓它得以在未來闡述人的情感與思想，直到死後仍能繼續茁壯。

這是多麼崇高的願望啊！

我終於了解，嬰兒在落髮爲筆的同時，嚎啕大哭，那聲音，正是一枝毛筆急於訴說的語言。

這麼說來，山鼠將死，唧唧的說出牠的志向。山羊咩咩，娓娓宣訴著牠的情思。狼聲么么，淒清的叫說著未盡之志。還有狗吠汪汪，貓鳴喵喵、鳥語吱吱、鴨叫呷呷、雞啼咕咕、牛聲哞哞、馬嘶嘯嘯 ……

「做筆的師父喔！來剃我的毛吧！」

夜裡，我試寫父親手製稻草心筆，發覺書寫的線條別具其趣。飛白參雜著天空白雲，仰橫可以爬上山坡，一撇如同彎彎的青草，行氣流進了田邊的溝渠，沿著手心滲入我的血管，在我的心中流淌、澎湃，一畝稻田一畝菜園的佈局，像極了靠山的那塊祖田。我索性的步出門外，驚見業以休耕多年的田畝，依舊有少許割下的稻頭，長出新芽，結穗復落土再生。

我伸出右手，以美工刀割下一棵。

恍忽間，我聽到《一。《一《一。《一《一《一的叫聲。